

子夜灯影

丽 美



子夜灯影

雁翼



子夜灯影
雁翼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690×960毫米1/32 印张5 1/2插页 4字数75,000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600

书号：10151·729 定价：0.75元

目 录

序	作者
---	----

终于我举手向他致敬了	4
------------	---

但我打算说谎	7
--------	---

影子的思索	10
-------	----

在有轨电车上	13
--------	----

丢失的和获得的	16
---------	----

寂寞的幽会	19
-------	----

高高的电线杆下	21
胜利的痛苦	24
有两个对视的窗口	27
红茉莉	31
我望着她……	34
钟表的针唱的歌	37
相识并非相知	40
路旁枫树	43

我望着孩子们	46
纯紫色的伞	49
在浦江水下隧道	52
高处不胜寒	55
一棵奶浆果树	59
瑰丽的日落	62
自画像	65
深深的祝福	68

常客	71
不，象从树丛走回浪间	74
黄浦江偶记	77
在绿色长椅上	80
窗口	83
渴盼着的辽阔	86
美的形影的毁灭	89
启明星	92

白发赋	96
多思的西子湖	99
六和塔上下	102
虎丘再游记	105
高高的白杨树	108
冀鲁情	111
醉人的月夜	114
柳的记忆	117

冬的塑造	120
生日遐想	123
月亮的思索	126
写在鲁迅像前	128
我逃出了理发店	131
在飞机上	133
我看他	136
时间就是生命	138

红百合的思念	140
秦岭高处	143
并非纪念碑	146
窗外新柳	148
方方的墙上	151
峨嵋纪实	153
嗡嗡响的纺车声	156
我想说说散文诗	作者

序

一

我把我的生命的活动划成了两部分，这部《子夜灯影》便是一部分生命活动的记录。

我生命的另一部分活动，我交给了工作，象其他编务工作者那样，把每一根神经绷紧，在稿笺的方格里寻找喜悦和烦愁，并且，还要对付一切预料到的和预料不到的人和事。

晚上，当我疲倦的离开办公室，便努力把这一切丢在散步的路上。

那是很艰难的丢失，往往比重新走进那个领域还要费神。

但我又不能不丢失，因为诗神要求着净化。

二

然而，当我坐在灯下，开始和诗神打交道的时候，诗神交给我的恰恰是我的丢失。虽然不完全是当天的丢失，却实实在在是我生命路上的丢失。

当然，诗神是胆大妄为的，它不仅没有把我的丢失原样的捡回，而且，把捡回的也按照它自己的意愿大大的改变了样子，甚至把水变成石，把草变成花，把星变成砂，把鱼变成鸟，把虚变成实，把实变成梦，……而我，又不能不服从诗神的旨意，从它拾到又改变了的我的丢失中，选出令我爱或令我憎、令我敬或令我厌、令我喜或令我忧、令我惭愧或令我羡慕的东西，记在我自己生命的帐簿上。

这便是这册《子夜灯影》的来由。

三

至于这部作品所采用的形式，这要感谢一位友人好心的提醒和督促了。但开始，只想试着写几篇不辜负友人的好意索稿罢了，又谁知开始了就没有办法停笔呢，竟然写成了一百多篇，这样就编成了这本集子。

说实在的，促使我不能停笔的还是我生命活动中的感受，而感受又要求我寻找适应表现的形式，而同时，又要求我寻找更应手，更多样的表现方法。这样，就逼着我学习了，学习前人的一—鲁迅、郭沫若、冰心、许地山、泰戈尔、屠格涅夫—也学习同辈人的表现方法，更要学习，吸取其他文学、艺术样式的表现方法，包括电影的、童话的、杂文的、油画的、木刻的等等。

实践使我明白，要创造就必须学习！

我还在学习的路上，正如我还在创造的路上。

四

我说过，散文诗不是诗的身子穿着散文的衣服的东西，而是诗和散文结婚后生下的女儿，它应该是有着两者的美，而没有两者的不足。

这是很难作到的，但又不能不去作，不能不去探索，不去争取。

每一个散文诗作家的作品，只能是他自己的。

作者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上海

终于我举手向他致敬了

终于，我举手向他致敬了。

在解放不久的上海，我迈着属于胜利者才有的脚步，穿过火车站外的马路，迎着五光十色的商店。

当我从一家商店里出来，一位排长模样的军人，胳膊上佩着“纠察”的袖章，领着两个战士把我挡住了。

他的眼睛盯着我没有结好的风纪扣。

而当我的眼睛望向了他，便惊愕了，同时，他的眼睛也望向了我的脸。

两副惊异的面孔对望着，正象三年前在砀山城关战斗中——一个国民党军团部的院子里，他

身边的轻机枪被炸翻了，却猛然从烟尘里站起来，
拾起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端在手里，仇恨的望着
我们，准备拼刺！

我握着手枪逼视着，要他放下武器！

一个战士端着刺刀逼了上去！

仇恨的眼睛对视着。

他终于丢掉了枪，屈辱地举起了手，但眼睛仍怒视着我，紧咬着嘴唇，被押走了。

意外的是，三年后我们竟在刚刚解放的上海大街上相遇，而且仍然对视着。虽然他脸上的惊异代替了往日的仇恨，他的大脑里显然也闪过了三年前的情景，也许，还闪过了他三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从一个俘虏变成人民战士的苦与乐，甜和酸。

我觉得我的脸微笑了，是那样一种感到自己队伍的美的力量强大的微笑。

也许，是我的笑刺激了他？

他脸上的惊异陡然消失，变成了一脸威武的严肃，跨上了两步，伸出了双手，不许抗拒的替我结着风纪扣，象是强迫我承认他的权威！但我又分明感到他的手是颤抖的，甚至感到他的呼吸也是紧迫而费力的，一股热呼呼的气流烘着我的

脖子和下巴。

我心灵里顿然产生了一种冲动，想伸出胳膊抱住他亲一亲。

我感到他的心灵里产生了同样的冲动，一对风纪扣竟结了那么久。

似乎，他完成了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使命——维护解放军尊严的使命。他替我结好风纪扣，退了两步，骄傲而又甜蜜的笑了，但那笑也是威武而严肃的。

在刚刚解放的上海大街上，两双眼睛对视着，走完了从敌到友的征程。

我终于忍不住了，举起了手，向他敬了一个军礼！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五日上海

但我打算说谎

……告诉她，她思念着的儿子还活着。

沿着苏州河畔，怀着悲痛的嘱托，我来寻访一位母亲，告诉她亲爱儿子的讯息。但我打算说谎……

金华战役之后，在回驻芜湖的路上，我拐到了上海，完成一件不能忘却的嘱托，卸下重压在心头的悲痛。

那悲痛，在我的心头存放四年了。四年来，他的话常常响在耳鼓：“上海解放的时候，代我看我的母亲……”然后，他闭上了眼睛，在子弹呼啸着的济宁城头上，倒下了一位年轻的卫生队长。